

〔宋〕沈括著

胡道静校證

夢溪筆談校證

〔宋〕沈

括著

胡道静校證

夢溪筆談校證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印夢溪筆談校證叙記

假如我在田徑競技場中練習單項運動，那麼成績理所當然地要比搞全能運動要好些。然而我五項、十項都拚了，還賠上球類和游泳，弄得精疲力盡，到頭一無是處。——不過用這樣的比喻來說我撰述夢溪筆談校證的遭際也是很很不恰當的，僅不過我那偏頗不健的心情導使我如此想。「校證」之「證」是「集證」，聚集各個單項運動健將的拔萃成績，衆力易擎，本不存在一個參加五項運動、十項運動者與單項田徑運動員較量短長的問題。問題祇在於集證者是否能夠博采周諮，對於人家的成果理解體會得如何。形勢的逼人，更在於探索筆談內容的學者日益增多，研究的收穫日益豐碩，年復一年，校證遙遙落後，迫使我不得不在有生之年，自己搞「補證」。

我寫夢溪筆談補證，命途多舛。早先寫成的四十多萬字稿，在十年動亂中喪失了，一張紙都沒有給我留下。如同我在夢溪筆談校證五十年一文（見本書附錄）中所說，撥亂反正以後，置身於新時期的新長征之滾滾洪流中，「也燃起了我重新再寫出補證的熱情」。我蘄求的安定局面，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越來越穩固。我却是欠了一筆大債，在今天重印校證之時，仍不能把補證完稿一併問世。是有一些客觀原因，疾病咬住了我是一端。發病率越來越密，我賴以工作和活動的「間冰期」越來越短促。還有是，我的戰略打算也失敗了。如同我在農書與農史論集的自序裏所提到的：

「撥亂反正以後，我得到黨的關懷，重新恢復了學術研究的生活。寸心感激，眼勉

圖報。但是病弱之軀，精力衰竭，已非昔比，所以對於贍餘光陰，應作如何部署，不能不從長考慮。感于過去戰綫太長，不可再蹈覆轍，只能集中有限的時間與精力，重新撰集夢溪筆談補證一書。中國古農書總錄巨帙，斷非再能顧及，祇好留給有心的同志成此大業；如果由有關的單位承擔，那是更好。即農史研究我也打算撤出陣地。王毓瑚師原諒我前一打算，而對我後一打算（撤出農史研究陣地）則表示堅不同意，說「中外都不允許你這樣想」。使我深感惶悚。」

然而實際上還不祇是農學、農史工作，像國家農委委託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有關任務的事項，尚有諸如科學技術史的工作，道教學術研究的工作，圖書情報學的教學工作，以及橫向貫串于上述各項工作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任務壓得既多且重。所以我這些年經常祇顧得了眼皮底下的事，而且窮于應付。

校證現在有需要急于重印一次，那就祇好單獨再印了。舊紙刑在十年動亂以前曾多次重印，已經損壞，重排也祇好留待將來能與補證一同辦理。這次就祇好用舊印本影印出版。最後一次的舊印本，仍然有好些錯字和錯誤的標點，凡已發現的，這次印本都加以訂正。友人周采泉先生（杭州大學圖書館）讀書細心，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前輩呂叔湘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指正了幾處重大的標點錯誤，都使我學習到很多東西，衷心感激。

其它的補正之事，都在補證裏辦。就是有一件事得略提一下——有關沈括的生卒年問題。本書考定的生卒為公元一〇三一年（宋仁宗天聖九年），卒于一〇九五年（宋哲宗紹聖二年）。近年

徐規教授杭州大學歷史系宋史研究室主任撰沈括生卒年問題的再探索一文（發表于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七年第三期，又收入一九八五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括研究內）認為生卒年各應推遲兩年，即公元一〇三三年（宋仁宗明道二年）至一〇九七年（宋哲宗紹聖四年）。徐先生提出了新證。但推遲兩年，在沈括的整個生活上出現好些矛盾：

（一）沈括誕生，是他父母「老來得子」。依生于一〇三一年計，他母親四十六歲，這已經是到了女子最高育齡的臨界綫。生年推遲兩年，母親就到了四十八歲，這可能嗎？

（二）夢溪筆談第四七三條記李順在起義失敗時，脫去隱于廣州，至景祐中方被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事，以其親身的經歷述說云：「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予尚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沈括是隨侍其父為州守時到泉州。據泉州府志，沈周是康定元年到任，其年沈括十歲。若把他的生年推遲兩年，則康定元年僅有八歲。雖然沈括侍父居泉有三、四年，然其晚年能清楚記憶幼時識見陳文璉并知悉陳氏有家藏密檔一事，已屬「早慧」。遲生兩年，則當時更為幼小，也引起疑問。

（三）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五著錄徐浩謝賜書帖，有沈括行書題兩行，文云：「沈括存中觀于百花堆。元祐五年季春十九日書。」百花堆是夢溪園中之一景，夢溪園是沈括居潤州後才營建的。徐先生把沈括居潤之年推遲兩年為元祐五年，就算是這年一開春沈括便遷居到潤州，兩個來月就能把家園營建就緒，安坐在百花堆上賞鑑、題跋法帖了嗎？

總之，我考訂的沈括生卒年未必全對，徐先生的研索所得也不是沒有問題。讓我們共同再勤

勉求證，精密分析吧。

上面已經提到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出版了一本沈括研究，其中收錄許多專家學者對於沈括及其著作的研究論文，皆極精萃，我的一兩篇習作也幸得叨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至四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江蘇省鎮江市人民政府聯合在鎮江（即宋朝之潤州）舉行紀念沈括逝世八百九十周年學術活動，並開始重建夢溪園，初步布置了沈括紀念室已加以開放。參加的學者提出研究沈括的論文五十七篇。我因病未能恭逢其盛，但讀到大量的精采論文的打印本，大開眼界，大拓思路。所以，在我的補證能夠問世之前，讀者儘有可以彌補校證之不足的佳材足資採用的。

我個人歷年所作有關沈括及其各種著作的論文二十多篇，濟南齊魯書社把它們匯集起來，將沈括研究論集的書名出版，我的老上級羅竹風同志高興地給這本小冊子題署了封面。

十年動亂中損失了的沈存中佚書鈞沉，劫後又重事輯錄。美國席文教授給題寫了總封面。重輯本有幾種不再是單幹，而是得到了好些學友的協助，做得就比過去的稿本佳勝。其中也有兩種已發表及出版了。總的情況是：

(一) 熙寧奉元曆鈞沉 嚴敦傑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我驗算數據，將算稿交給了我。

(二) 夢溪忘懷錄鈞沉 吳佐忻同志（上海中醫學院）助我輯錄。已在杭州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十一卷一期)發表。單行本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列入神州科技逸書，將予出版。

(三)靈苑方 阮芳賦大夫(北京醫學院醫史教研室)、吳佐忻同志共同協助我輯錄，已輯寫好。

(四)清夜錄 已輯寫好。

(五)長興集補闕 重輯之稿尚未排比整齊，祇其中之韻文部分(詩、詞、騷賦)編成沈括詩詞輯存一冊，由上海書店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出版。

損失掉的沈括年譜稿，顧不到重寫了。好友李迪教授(內蒙師範大學科學史研究室主任)發願承擔這一工作，我誠懇銘感他，并祝他早日完稿。

歲聿云暮，人到夕照，可是黨的關照，使我不知老之已至。當牛年將要逝去的時刻，上海市委負責同志已周到考慮了我的情況，為我安排了更好的科研條件。我這條屬牛的老牛，度過了這個溫暖的冬天，滿有信心在鳥語花香的日子裏再耕耘幾春，把補證拿出來就正于讀者同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胡道靜書畢于海隅病榻。

明弘治乙卯（一四九五）徐珩華容刊本（上海圖書館藏）

夢溪筆談序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
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
而已謂之筆談 聖謨國政及事近宮省皆不敢私
紀至於繁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
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水陸率意談噲不繁人
之利害者下至闕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於傳聞
者其間不能無欺以之為言則甚卑以予為無意
於言可也



明刊『狹版子』本〔北京圖書館藏〕

夢溪筆談卷十八

沈括存中

技藝

賈魏公為相日有方士姓許對人未嘗稱名無貴賤皆稱我時人謂之許我言談頗有可採然傲誕視公獨蔑如也公欲見使人邀召數四卒不至又使門人苦邀致之許騎驢徑欲造丞相聽事門吏止之不可吏曰此丞相廳門雖丞相亦須下許曰我無所求於丞相丞相召我來若如此但須我去耳不下驢而去門吏急追之不還以白丞相魏公又使人謝而召之終

明萬曆壬寅（一六〇二）沈傲炆延津刊本〔南京圖書館藏〕

夢溪筆談全編卷二十四

沈括 存中述

雜誌一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
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余因讀杜甫詩云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
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
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衰
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煙甚濃所

王國維先生手校明崇禎辛未馬元調刊本〔北京圖書館藏〕

輓當作輓

此語當作梁記在輓前
寸尺而策半之

注有誤據新注當云
輓當作輓者與任正者
相應

輓當作輓及必於
唐也圖寸尺寸五分
寸之五十一

此輓如橋梁矯上四尺七寸并衡頸為八
尺七寸國馬高八尺除衡頸則如馬之高
長一丈四尺四寸輓前十尺隊四尺四寸
輓前一丈築長五尺衡圍一尺三寸五分
寸之一長六尺六寸軸圍一尺三寸五分
寸之一兔圍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輓前
當輓者與任正相為四面頸圍九寸十五
分寸之九頸輓前持衡者踵圍七寸七十
五分寸之五踵輓後承輓處輓廣八尺兩

原書板匡高一九·二公分寬一三·〇公分

王國維先生手校本題跋（一）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補三卷續一篇明崇正同嘉定為元調刻本每行字數
悉依乾道揚州本但宋本每半頁十二行此減為九行耳余曾假武進董
氏藏元翻乾道本校于裨海本上以此本證之一一相符合知此刻之善
宣統辛亥人日五春記此 國維

高本亦大有佳處不可不知遇齊朝祖宗等字皆空格如赤目一舊本出但非乾道本
耳後人補刻湯修年跋于後珠為贅疏此將高本字義長考及可印存者後校于此本
上凡乾道本誤者此亦亦注從商本校改如卷九第十頁劉凡改作榮是也宋本異同
並記眉上 工燈前校畢

辛亥八月見武治乙卯華容徐瑞刻本亦從乾道本出行款不同而平角仍舊乃裨海本相本也每半頁
六行 刻

王國維先生手校本題跋（二）

補筆詩序

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并不
恒有如此者世所傳補卷第既與通攷不合而
宋史通志之所載卷第各別今皆不傳又不知
其孰補此吾所以放筆而為之更定也

巽甫題

葉補筆談三卷今所見乾道揚州本無之潘修年跋即在卷二十六之後此本陽跋在
補筆談後四補筆談雖在馬氏重編然遺故字數字皆缺筆補遺宋詳
乾道本固有補缺又商氏本偶有脫力又有出此本外者如天事以衣為名一條則此本
決非出于商本矣唯補筆談其卷若干件著字原亦固有之在是商本增入宜庚字
正月十一日國維記

重編補筆談序

夢溪筆談全編卷十四

沈括 存中 述

藝文一

歐陽文忠常愛林逋詩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之
句文忠以為新語而屬對親切鉤輶鵠鳴聲也李
群玉詩云方穿詰曲崿嶇路又聽鉤輶格磔聲郭
索蟹行貌也揚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
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
格如楚詞兮兮辰良又蕙兮然兮蘭藉異桂酒

癸酉端月借得弘治乙卯華容官署徐寶刊本按讀之也

弘治本雖多校存本然諸字甚多 去年見宋刊本即欲

文勤相物以償昂乃能以情未克對校 弘治本亦有訂正

毛本之未但毛本抄物引註而折之皆異本

撥物識

相江林氏藏古善本三九引步法華經序者其際居澄中委信按覽從

折而見彭文勤物亦九則也 乙卯年六月

葉景葵先生手校張海鵬刊學津討原本〔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夢溪筆談卷之一



宋 吳門沈括存中述

故事一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

夢溪筆談卷之一

照曠閣

者無他本不敢以意驟易姑有其舊以俟好
古博雅君子筆談所紀皆祖宗盛時典故卿
太相太平事業及前世制作之美雖目見耳聞
者皆有補於世非他雜誌之比云乾道二年
六日左迪功郎充揚州州學教授湯脩平跋
沈括錢唐人兄遷徙蘇州括以蔭任沐陽主
簿縣依沐水即周禮所謂浸曰沂沐故蹟久
為污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渠九堰以節
宣原委得上田七千頃復以吳縣藉登嘉祐